

贖罪

十七歲的高職學生力為在外頭待到夜深，雙手在口袋裡口中叼著菸一步一步走向公車站。

力為上了公車，右前方坐著一個年輕女人林芸華，公車即將到站，芸華起身卻遺留了自己的皮包在座位上，力為探身向前想將皮包占為己有，卻被突然轉身的芸華看見，力為在驚恐與罪惡感的折磨下，主動把皮包拿給芸華，芸華向他道謝後下車，力為心有餘悸的坐在前排的位置，突然間，力為頭痛欲裂，正當他痛苦地抱著頭時，震耳欲聾的撞擊聲與強大的衝擊力直接憾動力為的感官，力為立刻驚恐地睜開眼，公車卻一如往常地行進，受驚嚇的力為馬上下了車。

力為回家時已然午夜，立為的父親義德坐在餐桌前，一聞到立為身上的菸味，義德破口大罵，雙方起了爭執，最後不歡而散。義德留下零用錢與紙條後，就前往夜間工地進行今晚的指揮工作。

義德是工地裡的公頭，工地中有兩個年輕人對義德有些議論。開

工後，其中一個年輕人因為機具操作失誤而身陷危險，義德奮力拯救，年輕人以為義德會破口大罵，結果義德竟然溫柔地要他小心並勉勵他，年輕人因此對義德改觀。

天已微微亮，汗流浹背的義德正在收拾物品準備下班回家。義德走進早餐店，點了兩份早餐，力為對早餐的要求，義德記得清清楚楚。結帳時，義德發現自己錢帶不夠，急忙地要老闆娘把自己那份取消，老闆娘要她下次再來付，貼心地提醒義德要注意健康，義德向老闆娘道謝，邊走邊滿足地吃著早餐。

力為走在學校走廊，吊而啣噏的樣子讓其他人對他退避三舍。力為與一個乖學生阿祥擦身而過，力為發現阿祥的學生證掉在地上，力為拾起想要歸還卻被阿祥以為他找碴而頻頻道歉，受到打擊的力為將學生證還給阿翔後，立刻轉身離去。

受打擊的力為晚上跟朋友出去吃快炒，沒想到一件小事竟變成兩桌人馬的鬥毆，力為失手拿酒瓶砸傷對方。力為因害怕而逃回家裡，義德見力為飲酒，勸說力為要他不要喝酒會誤事，正當兩人要吵起來時，警察找上門。

做完筆錄的力為，目睹義德對對方父母下跪道歉的畫面，受到震撼的力為開始對父親感到歉疚，暗自決定要認真向上。

從警局回家後，力為跟義德道歉，義德安慰他說：「是人就會犯錯，但我們要負起責任，繼續活下去。」力為順著情緒把藏在心裡很久的疑問提出：「為何當初義德要收養他？」

（進入回憶） 力為生長在孤兒院，從小被霸凌，義德為了找一個人，而來到孤兒院打聽消息，恰巧看見孤僻的十歲兒童 - 力為，經過了幾次的相處，力為卸下了心防，而義德也對力為產生憐憫，因此收養了力為。

（回到現在） 兩人經過一晚的折騰與談心後，各自回房休息。力為因為尿急而起床，卻驚見睡覺的義德彷彿做了惡夢般不停地道歉，而且內容似乎與喝酒有關，這事在力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隔天，力為穿著整齊制服準時到校，班上同學都投以異樣眼光，但力為不以為意。今天有個代課的國文老師來，正是公車上遇見的

芸華，下課後，芸華要力為去辦公室，問力為一連串關於父親義德的事，但力為無法回答，因為義德從沒跟他說過自己的過去，力為開始對父親的過往產生好奇。

力為詢問義德的往事，沒想到義德一邊說，眼神卻閃爍不定，似乎是在說謊，甚至還生氣要他別管這麼多，力為反而更加好奇義德的過去。

當晚，義德去到常去的麵攤，老闆娘阿靜是義德的舊識，義德有心事就會來找阿靜，義德問阿靜自己該不該將自己不堪的過去告訴力為。

(進入回憶) 剛出獄的義德，面無表情地走著，在求職上因為前科而備受歧視。義德沒有家、沒有錢，淋著滂沱大雨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，然後無助絕望地倒坐在街邊，雨不停地下，此時，身為麵攤女兒的阿靜伸出援手，遞給義德一碗熱騰騰的麵，阿靜的表哥是小建設公司的老闆林慶，因此介紹義德到工地工作。義德心中下的雨終於停了。

工作認真的義德，受到林慶的賞識而升遷，兩人喝酒慶祝，沒想到酒品差的義德跟別人起衝突，對方手上有槍，射傷義德與林慶，林慶傷重不治，義德懊悔自責，並發誓再也不喝酒，但是義德從此背上這份痛苦無法忘卻。

(回到現在) 重新振作的力為開始跟著芸華認真學習國文，也跟阿祥一起留校念書。有一天力為去辦公室找芸華，但芸華不在座位上，桌上放著一個相框，裡面是一個父親與一個七八歲的女兒，力為發現照片有某一部分被折起來，被折起來的部分是一個女人，力為打開從小就掛在脖子上的吊墜，發現兩張臉相當神似，開始懷疑自己與芸華的關係。

力為坐上公車準備回家，卻因為太累而在車上打瞌睡，力為一醒來往窗外一看，竟然看到一台轎車往公車撞來，力為直覺性的閉起眼睛，一睜開眼卻好像是場夢一般。

隔天是假日，力為起床時，義德已經出門，力為走去巷口的早餐店，卻在途中望見遠方的義德，手上提著香與食物，貌似要去祭拜，力為偷偷摸摸地跟在義德後面。

力為尾隨義德到了金山的公墓，等待義德上香祭拜完轉身離去後，力為上前一探究竟。這是一位名叫宋倩珊 - 一個女人的墓，正當力為正在猜測倩珊與義德的關係時，有一對老夫妻也來到了墓前，力為假裝成是認識倩珊的人跟老夫婦搭話，嘗試從老夫妻口中得到關於倩珊的資訊，經過一番交談後，力為得知倩珊因為未婚懷孕，跟家裡鬧翻，憤而離家，再見面已天人永隔，死因是一場致命車禍。

力為回到家後躺在自己床上，摸著脖子上的吊墜，思索自己與倩珊和芸華之間的關係，忽然力為回憶起一件事，他曾經在孤兒院裡自己躲藏的榕樹下，埋一個鐵盒，裡面放著許多東西，說不定裡面會有關於這兩個女人的線索，不顧夜墓已然低垂，帶著鐵鏟向孤兒院奔去。

鑽過樹叢、翻過矮牆，力為到了小時候生長的地方，很多東西都沒變，然而那棵大榕樹卻不見蹤影，力為循著記憶，推敲出大樹的位置，力為奮力地挖掘，鐵盒依然不見蹤跡，當力為坐著休息時，一道刺眼的白光照得力為睜不開眼，原以為是警察，其實是從力為

來到孤兒院之前就在的保全伯伯-陳平偉。

走進保全室，平偉將鐵盒交給力為，並與力為寒暄，力為打開鐵盒卻沒有找到有用的情報，卻從平偉口中得知自己來到孤兒院的經過。

(進入回憶) 一個男人將還是嬰兒的力為遺棄在孤兒院門口，平偉發現了卻來不及逃跑的男人，只好將力為帶進孤兒院。

力為認定遺棄他的男子就是義德，轉瞬間，力為對義德的感謝與歉疚轉變成憎恨與憤怒。回家後，拿這件事質問義德，義德矢口否認，雙方陷入冷戰。

在學校的力為，因為與義德之間的摩擦而情緒低落，課業也開始荒廢。自暴自棄的力為翹課在校園中間晃，卻撞見看著照片哭泣的芸華，力為見狀打開自己項鍊中的照片給芸華看，芸華大感驚訝。

(回到過去) 六歲的芸華親眼看見母親與母親的妹妹被汽車撞死，在心裡留下了傷痕，芸華的父親獨力扶養芸華長大。芸華十五

歲的那年，父親失業而藉酒消愁，心情不好時，還會對芸華拳打腳踢，芸華十八歲時，終於受不了而離家，半工半讀成為老師。

(回到現在) 放學了，力為坐上公車，再次感到頭痛，力為知道這是種徵兆，死命地睜著眼想看究竟發生什麼事，一台轎車直直衝向公車，而駕駛是酒醉臉紅的義德，被撞上的公車改變了方向，在前方的正是芸華母親與力為母親-倩珊，然後車就撞了上去。

義德正是讓力為落入痛苦的人，力為在家中大聲嘶吼、不停地破壞，東西散落一地，然而有個東西抓住力為的目光，她母親的照片從日記本中散出，力為打開筆記本，裡面寫滿了義德對倩珊的歉疚，還有自己不停尋找倩珊的孩子想要贖罪的心情。

力為終於明瞭到，原來義德對他的愛不是為了贖罪，而是真正的想好好照顧一個人的愛。回到家的義德，看著狼藉的家沒有發怒，反而為睡在地上的力為蓋了被子。

義德向力為坦白自己的過去，而力為也因得知事情的全貌而對義德釋懷。